

闻“香”识故人

□ 雷国裕

这么周到!”

老板穿一身白褂衣,头戴厨师帽,年近六旬而脸色红润,憨憨中透着吃苦耐劳的品性,和专业专注的细致。他乡遇故知。自然聊起了他的家世。老板姓朱,早年在国营饭店学徒,出师后自己开了一家小饭馆,他主厨,妻子帮下手。经营十几年,把两个儿子供养大学毕业,并且留在重庆找到工作,买了房子,大儿子已经娶妻生子。“趁还年轻,能帮衬他们就多帮衬一把。”于是两口子打折饭店,六年前也随着儿子来到重庆,就在山西商会里帮忙做饭。依然一个主厨,主打山西面食,一个拣葱剥蒜,端盘送碗,辛苦归辛苦,但得到众多山西老乡的喜爱。老朱说,我炒菜从不用孜然粉,蚝油,十三香等那么多调料,就老三样八角茴香花椒,急火烹炸,少油少盐少糖,味道纯正,色香味俱全。许多老乡为吃他的一碗猪肉炒面,不惜打车一个小时,以解口欲亦解思乡之情。我问他重庆住得习惯么?冬季湿冷,夏季湿热,“也挺好的。习惯了也就适应了。”他说的朴实无华。我知道,是因为他心中有希望有寄托,才“直把杭州当汴州”,在第二故乡继续勤奋着努力着。

苏轼老夫子曾言:此心安处是吾乡。时代

的浪潮中,让人们不再留恋于一亩三分地,而是睁眼闯世界,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在他乡找到立足之地,开辟出发展的新天地。在他乡故乡之间,搭建起有形无形的信息桥梁,传递着产业振兴、人文融通的缕缕馨香!无论外出招商还是返乡探索,一杯酒最慰风尘,一道菜最解乡愁,一腔乡音最能贴近心与心。就在这来来往往的交流碰撞中,他乡不再陌生,故乡不再遥远。地理的概念日渐模糊,而携手同心的意愿却日益凸显。闻“香”识故人,故人也闻“香”而来。

上世纪九十年代,汾阳网架因亚运会工程而声名鹊起,从此走向全国乃至东南亚地区。一大批钢球网架的经营者脱颖而出,足迹遍布祖国各地。一位徐姓老板瞄准西南地区,扎根成都,以精湛的技能良好的服务,赢得市场认可,所承担的场馆工程也屡获各类奖项。经过十几年打拼,他已定居天府之国,女儿也找了当地的女婿,家庭事业红红火火。因其母亲尚在老家居住,他每年都要往返好几趟,并且广泛联络川晋两地有识之士,倾心为建设爱乡奔走呼吁。前年,他引进外资计划在当地筹建一所酿酒专业的学校,花费半年时间基本准备妥当,后来因土地问题而搁浅。但他的爱乡之情

那一碗圪糊的

□ 李峰

圪糊的里的面,可以是揪片、面条,也可以是剪刀面。等到面煮熟,并与锅里的菜融为一体时,就在锅里,放入蒜片,均匀地撒上一层葱花、香菜。之后,把炒瓢加热,放入少许油,油热后搁上点花椒,然后,把花椒油,冲进圪糊的里。瞬间,一锅圪糊的,就香气四溢,满室芬芳了。这是坊间的基本做法。还有更精细的人家,在圪糊的里,加入红烧肉、豆腐、丸子等,味道就更浓郁。也有的人,把里边的面食做成肉尖、猫耳朵,随心即可。也有人加木耳、玉兰片、香菇的,我不太赞许,有些繁琐了。

民间的美食都是在互相传播和交流的。就像当年慈禧把“努尔哈齐黄金肉”带到山西一样,慢慢地,这种宫廷菜,就演变成了著名的山西过油肉。我在西安女儿家时,阿姨是宝华人,只会做臊子面、Biangbian面,不会也不知道什么是圪糊的。我便耐心地教她。在西安做圪糊的,我不用当地农民种的老南瓜,而专挑甘肃的一种板栗南瓜。这种南瓜生长在旱地,日照长,具有甘、甜、绵的特点,只是瓜皮特别坚硬厚实,每次削皮,都是我亲自操刀,生怕阿姨不小心,把手弄破。很快,阿姨就学会了圪糊的做法。到后来,她做的圪糊的,还青出于蓝胜于蓝,超过了我的手艺。据说,她休假

并未减弱,每次相聚,品尝着地方小酒和美味。他所关心的仍是推进什么产业,有什么项目可以引进等。他不时感慨,尽管家乡变化巨大,但部分干部思维陈旧,创新不足,抱残守缺现象严重,极不适应高质量发展的新形势。忧虑归忧虑,他依然不遗余力,积极牵线搭桥,安排数十名务工人员落户成都,成为备受大家尊重的徐大哥。

一位姓马的老板,靠白手起家,在老家当地建起一座具有相当规模的核桃加工厂。近几年,他又看重新疆核桃壳薄、果大、含油量高的特点,在阿克苏建立分厂,一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驻守指导。他思路广、触角敏锐,将老家的核桃技术优势,与新疆的产量优势相结合,分等分类差别化生产,由于质量保证,信誉度高,产品逐步走出国门,远销美国、俄罗斯、土耳其等国家,占领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成为同行业翘楚,直接带动了两地近千人的队伍,从事种植、收购、贮藏、生产、销售等环节。他还牵头成立全省性的干鲜果交易市场,力争使“汾州核桃”的金字招牌行稳致远,越来越响亮!一年与他难得几次相聚,每次相聚又总是清茶一杯,三二小菜,不消半个小时,他又要乘机赶往另一个他乡异土。

这几年留在外地创业发展的,除了大小企业家,更多的是复转业军人、大学毕业生,他们思想活跃,信息灵通,笃定务实,在政商领域为当地发展倾注着心血和智慧,为密切两地联通贡献着力量。而每有家乡来人,一定不忘问候父老乡亲近况,不忘关心家乡经济社会风貌变化,其拳拳之情溢于言表。正所谓:“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乡情乡谊的芬芳,就这样在祖国各地氤氲着升腾着!

时,还要回老家给婆婆也做的吃一点。细想,这种美食,有肉有素,有面有菜,还有汤汁,既营养丰富,又好消化,的确是民间多年传承下来的一道美味。

吃圪糊的,也有讲究。要先盛出一碗,晾着,因呛了花椒油,直接吃,特别烫嘴,就像是吃贾三灌汤包子,不小心,就把嘴烫了。有思乡心切的人,上来就吃,这可不成;另外是,喜欢的,最好加点醋和辣子,辣子最好是那种搯下的新鲜辣子,更有味道。最迷人的是,这圪糊的,一次吃不完,剩下的,下顿热热再吃,那味道是更浓厚,更加胶似漆。

人间烟火就是一种民间的味道。正月里烟火气最旺的时候,城市乡村的人,都在走上街头,赏花灯,闹红火。姑娘们展示俊俏的身姿,小伙子们春心怒放,在人群里互擦来圪擦去,好不快活。我们老家有句土语,叫“圪糊到一块”。就是指年龄长一些的人,双方都丧偶或离异,但两人情投意合,又不愿再婚。为了相互照顾和解闷,就凑在一起搭伙,过日子。想想,这样的晚年,圪糊在一块也挺有意思,挺有情有义。从人性关怀的角度上讲,这也不应该是贬义。再想想,那一碗有菜有面有肉有汤的圪糊的,是不是,也是更有情有义呢。

2025年的元旦,在一场规模不大的总结迎新活动中喜庆而热闹地度过。次日醒来,望着卧室发白的天花板方觉,自己已经没有办法再回到2024年了,那惆怅的、紧张的,让人抓心挠腮的、沮丧的或者让人思潮起伏的、心潮澎湃的,也根本不想结束的2024年,已经实实在在地成为了自己、时代及地球的历史记忆。

其实,2024年过得还算充实。先是工作之余多次外出参与采风创作,然后是持续主持文学沙龙,再就是疯狂读书,以及更加具体地体悟人生智慧并经历生命的成长,可以说是经历了一个非常充实的年度。跨年夜,当得到APP创始人罗振宇第十次更加兴致勃勃地登上备受瞩目的“时间的朋友”演讲台开始他的跨年输出,当跨年的重锤沉重敲响2025年的钟声,时代较之十年前已经发生了更加不可思议的变化,我甚至忽略了这个晚上应该还有很多场精彩的元旦晚会。我的眼球被科技之光紧紧地牵引着,在跨年记忆的裹挟与敦促中,敏感地捕捉到了流量更大的时空演讲,专心聆听着罗振宇关于趋势、梦想及未来的讲述。这是一个人人可以发光、成就梦想,人人都有机会留在时光刻录机里的时代。只要我们愿意不断地输出有价值的东西,不断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时代和科技有太多的办法让你及你的作品、形象——留下来,永远鲜活地活在一些人的心里、视界里、记忆里。

这个元旦前后,我和一班天南海北的朋友一起在腾讯会议室读书,书名是郭继承教授的《直面人生的困惑》。每晚9点钟,我们会齐聚会议室,一人两段轮流地读,然后分享书中的精彩与收获。当我们终于读到《我们为什么是中国人》这一章时,我感受到了心跳的加速,一系列困惑已久的问题,在这本书里一一找到了答案:从情绪、情感到权力、责任,从人生坐标、职业、爱情到读书、思想、信仰,我看到了文化认同,意识到了文化传承,看到了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在默默支撑着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奋斗者的精神文明和文化信仰。那些经典的书籍,那些跨越时空向我们讲授哲学道理的古圣先贤,一句句忠言警语,一篇篇名文佳作,让我震聋发聩,让我惊悚汗颜。我想起一句话,想出发了,就请上路。只有在路上,你才会看到:到达目的地的路有千万条,这千万条路中,有捷径、有花香、有好玩的同伴,还有引路的智者。而我们期待的一切美好,最终都在路上,唯有前行才可以遇到。感恩这些年读过的书。感恩郭继承教授让我在读了很多书后终于又回到了中华文化的怀抱,今生往后,我愿用更多的时光来接受中华文化的洗礼及文化信仰的滋养。

这个元旦,我看到了视频号里人称“大嘴”的宋祖德先生爬行在广州前往佛山的公路上。在一辆大卡车旁,他戴着毛线手套,对着镜头说“说话要算话”时,我捂嘴笑了。三年前的2021年,这位仁兄在网上预言“德云社会在2024年底倒闭,如果倒闭不了,他将从广州爬回佛山”。这句不讨人喜的话被网络及许多网民转播和关注,特别是德云社的粉丝及网丝们牢牢记了三年,我作为一名德云社社粉,同样会偶尔想起这件事,惦记着德云社的每个消息。果然,2024年12月31日到来的时候,网上有人站出来喊话了,我也很快看到了“宋果然在爬”的视频。其实只要他爬着就行,不过22公里的路途,似乎根本没有想象中的长。相反,我更希望的是自己喜爱的郭德纲老师及他一手创办的德云社事业继续循着文化传承的路坚实稳健地走下去。

这个元旦,我和本地一群文学爱好者在一起,我们在县城的沙龙里讲述自己的2024,也聆听别人的2024,收获思想碰撞的火花之余,觊觎着期待的2025年的曙光。是的,当大家惊异地发现,现场风靡的已经是有了流量的、有创作收入的、签约的、年轻的高产作家光芒时,有些人开始在现代科技的刀剑面前退却了,有的人甚至放弃了和这个时代握手的想法,而有的人则徐步追了上来,手里拿着不太趁手的网络工具,紧紧抓住住机会的缰绳,希望有限的余生可以有幸追上时代的红利和可能。这应该也是这次活动给予彷徨焦虑的人们不一样的新年意义和价值。当然,我们也在人群中看到了一个正在站起来的身影,他或她都是从来没有停下脚步的奔波者、奋进者,或者以学者的身份、诗人的身份、散文家、小说家的身份,一个个站起来了,那是一群有梦想的创作者,他们的未来同样不可限量。

这个元旦,我和群里一位并不熟悉的朋友翻了脸,也是在自己事业的路上来了一次及时的止损努力。是的,未来的路对于每一个人并不长,我们要尽可能少一些障碍,尽可能避免让无关紧要的人和事在你面前横七竖八、张牙舞爪,也不必勉强自己去一味地迁就某些人的不讲礼貌。事实上,争执过后,生活、学习、研讨,一切照旧。两个人的战争不会影响大局,跨过年夜的元旦,可以带走你的忧伤,也可以将一切的不快抛诸身后。面对纷争,我们可以选择逃避,可以选择直面,也可以选择更加智慧地说出自己的观点,甚至是“不”。这一天,我舒出了一口积压很久的长气,为越来越丰盈而有力量的自己增加了些力量。这个元旦,我思念了一些人,感恩了一些人,给久未见面的、在外滑雪的儿子点了双拇指。看着他愿意尝试的激情,看着他年轻灵动的身躯在阳光的滑雪道上蜿蜒滑下,看着他和女朋友一起快乐鼓励对方的笑脸,我知道未来是属于他们的,他们的生命注定在健康、精神和爱的追逐中成就彼此。他们是独立的有思想的个体,他们也是青春的、骄傲的未来,我拦不住时代的发展,更愿意和他们一起体味之后不多的、由我们共同创造的快乐和可能。

这个元旦,朋友圈里依然会看到许多陌生的或者久不联系的好友冲上了新的赛道,带着标签的笑脸越来越多,个性化时代的人们从底层逻辑中走来,从认知觉醒中回过神来,携着满身的能力、价值,涌向无数个可以停靠的码头,送上自己的商标、产品或者未来。拥挤是可以的生存常态,换赛道也是他们不期然要做的必然选择,他们在时代的趋势里,在市场的竞争中,不断地制造着广告式的优美和浪漫,更多时候或许就在复制、抄袭中赚取财道。而这一切,有的人能看懂,有的人在跟风,有的人用理智来创造消费,有的人凭情绪付款,只要睁开眼睛,我们就可以看到,一切想看的可看的不可思议的事情都在络绎不绝地发生:车掉沟里了,电瓶坏了,令人尊敬的生命陨落了,抚慰心灵的短视频又更新又换行业领域了,演员放弃了在横店寻找机会,转头在不忍卒视的短视频里赚得盆满钵满,谁敢说未来他们会不凭此迎来命运的新转机呢!

这个元旦,我惦记着父母,也安顿着与其节后上医院复查身体的事情。在诈骗无处不在、网络危机四伏的年代,我可以通过网络给他们买需要的衣服、水果、器物,也可以给他们装防盗的监控,和他们视频聊天、送上祝福,唯独不敢给他们的手机绑定银行卡。我操心他们的养老,推动着儿子的婚礼,思考着自己的事业,也寻找着企业的未来。我也知道,2025年要一天天地过,目标要一个一个地实现;我们也完全可以向着2026年的元旦那一天,努力着过!

元旦随想

□ 赵月琴

受州府文化和区位因素的影响,汾州美食在三晋大地,独树一帜。众所周知的汾州“三八八”席、“八八八”席,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着汾阳的饮食文化,在一代一代地传承和发展。而这些别具宫廷风味的宴席,凝聚了更多的贵族气息,坊间,并不普及。更多的是像陕西的羊肉泡馍、河南的烩面、四川的担担面、老北京的羊杂等,在这些寻常百姓的饮食里,才有更浓的人间烟火气。它们都是农耕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我们尊重、敬仰。

平心来讲,过去老百姓的活相,形象点讲,就是一口吃。过春节时,能美美地吃一桌席,那就是一年的一个盼头。平日里,大多都是粗茶淡饭。当然,今非昔比。如今,物质充裕,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和经济条件,都有了很大的改观。可以说,吃不愁、穿不愁。那愁什么呢?愁看不见乡愁了,愁吃不到那久违的味道了。因此,春节期间,在我的老家,很多在外的游子,回到家乡团圆时,除了品尝一下那代表性的“三八八”或“八八八”席外,还特别想,再吃一吃儿时的味道,比如:抿尖、剔尖、擦尖、圪坨、黄菜炒石窝子。当然,也迫切地想啗一碗圪糊的。

在我老家的乡语音语里,G部的占了不少。比方说:圪擦、圪眯、圪揣、圪搓、圪捣、圪翻、圪挤等等。我不知道,把这种民间的美食,命名为“圪糊的”,对与不对,暂且就不追究了,都是口口相传。不过,从它的生成、配料和做法上来看,都有挨在一起、凑在一块的意思,还是名副其实的。

总的来看,圪糊的,就是一种菜中有面,面



李够梅 摄

故乡

□ 张静洲

娘比爹小5岁,娘告俺说她18岁师范毕业后嫁给爹时是骑毛驴回的老家。啊!那时岁月漫长山路崎岖,那时青春年少黄土漫漫,人生可徐徐而行。

故乡山清水秀,村子炊烟袅袅背靠后山,村前远处一条河恰似一条玉带逶迤而过,河的对面青山隐隐松涛阵阵晨雾濛濛飞鸟啾啾。村里有泉水,井只半尺深浅,可直接担水饮用,泉中小鱼如针往来游弋甚是可爱。河的中间有水磨坊吟唱着古老的歌谣嗡嗡直响。村子西边有一挂大瀑布白花花地从半山跌落下来,经年不息。这条山谷里有几处矗立的建筑直刺青空,是旧时烧瓷窑的龙窑烟道。登高远望村东几十里许遥遥可见笔架似的远山,一个高而广的台地状如平几稳居中间。村里以柳树榆树槐树为主,几百户人家错落有致,乱石砌成的山墙随形就势,原始而

又古朴。

俺爹十几岁从老院走出来,成家立业,买地盖房。俺娘又要教书,又要做饭洗衣干家务。爹娘一辈子就是靠微薄的工资,养活着4儿1女读书念字何其艰辛。三四十年代的这辈父母受苦受累了一辈子最是恹恹,少年时国破家亡外强入侵,青年时饥殍遍野四处奔波,中年时战战兢兢朝朝不保夕,老年时照料儿孙从来都舍不得花钱外出游玩。物质的拮据、家事的烦虑沉重地消耗着他们的一生,没有任何人能帮助他们,一切只能依靠自己。

俺爹是71岁冬天肺心病走的,他身体一直瘦弱,经常吃中药。小时候记得他常常深夜在炕上点着灯加班写东西,退休后闲下来在院子里种菜、练书法、下象棋。爹常常教导我要好好工作早到迟退,要凭自己的本事不要溜须拍马。那年在医院输液几天看

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几十年的故乡。

时候是深冬,渐近故乡时,漫天飘了些雪花,冷风呜呜的响,老屋瓦楞上许多枯草当风抖着,院子里荒草萋萋一派萧瑟。

俺爹就是在这个院子出生长大的,那年是1935年10月,爹生下还没过满月,族里就分家,那时一大家族十几窝子人家共同经营油坊、水磨坊、瓷窑,同时种地也开辟林地山荒地。

爷爷和奶奶最终分到三间正房,两间东西厢房,两间南厢房子,皆是土石木结构混合建筑。爷爷上村叫丙寅,奶奶堂儿上叫赵翠翠。爷爷长寿眉,常抽着铜杆子旱烟,眼睛老是眨呀眨的。回想起来俺特别惊异爷爷的记性,他没读过书,爱听别人叨仗就可讲几段三国故事。而奶奶神奇的是她能精准地记得很久以前一件事是在农历的初几那天。奶奶是缠足,但她常年下地干活,奶奶特别爱和我共同看小人书,她非常开朗,老人家活到93岁。

俺爹兄弟三人,伯伯随军南下四川留到永川,三叔青海当兵复员南开念书返乡,爹是高小毕业太原干训班学习后直接参加工作。俺